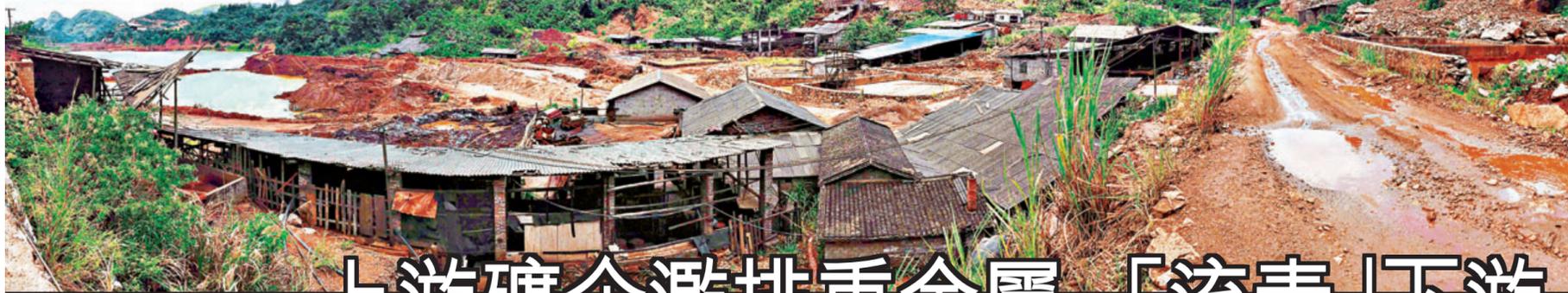


國家4A級風景區玉石林山後，可見一間丟空工廠，污濁廢水經久不散。廠區瀰漫柴油味。 鄭海龍攝



# 上游礦企濫排重金屬 「流毒」下游

# 西江癌變威脅廣東

污源直擊



偷排重金屬污水的匯威廠，生產設施簡陋。 鄭海龍攝



賀州有關部門拆除污染元兇——匯威選礦廠。



7月上旬，記者沿賀江馬尾河逆流而上。雖然並無降雨，但水量小流速慢的河水，在沿岸水土保持狀況良好的情況下依然渾黃。

「這一看就知道上面有人在開礦，以前這裡的水很清澈，小時候我們都會下河洗澡。」新村一黃姓村民說，最近兩三年河水變色嚴重。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下水了，但村子裡的部分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依然取自這裡。

## 水清魚肥成追憶

徐伯是新村下街一組的村民，今年70多歲。「以前這裡的魚很大，現在根本就不可能見到魚了。」徐伯指着河水說，以前很多村民都會在穿村而過的新村河（馬尾河新村段）取水生活。一般就是在河邊挖一個沙坑，坑內放置一個籬筐過濾泥沙雜物，直接在坑內舀水喝。再後來污染嚴重起來，村民就選擇在更遠離河岸的地方打井取水。而新村河水質，已從飲用

廣西境內的賀江早前被揭發鎘、鉍等重金屬污染，觸動了位於下游、飲用西江水的廣東人神經，當局更一度發出禁取水、禁食魚的應急指令。本報記者連日來順水而上，實地踏訪此次污染源頭馬尾河沿岸，發現在人跡罕至的深山，當地礦企將尾礦（礦渣）隨意堆積在河道旁，污水濺排。日積月累下，重金屬的「癌細胞」不斷向西江水域擴散，埋下爆發水污染的禍根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海龍、蔣邵安 賀州報道

級降到只能漿洗衣物。「大概四五年前吧，我們連井水都不敢用了，被迫到上游的姑婆山的山澗裡拉水喝。」徐伯稱，最近幾年由於越來越多的村民棄飲地下水及河水，有的村民甚至開始開車到山上取水再轉售給其他村民。

## 村民只敢飲山泉

「貴倒是不貴，一桶水兩元錢，就是麻煩。自己上山拉的話，來回差不多要十公里。」在新村衛生站附近，黃伯和幾個老夥伴在茶館裡聊天消暑。茶館門口的外牆邊，擺放兩隻20升容量的塑膠水桶。黃伯一邊喝水一邊感歎，「現在也只有山上的泉水，能比得上以前的河水了。」

## 沿河礦企逾百間

記者沿馬尾河一路走去，發現沿河

100多公里內，有一、兩百間或洗礦、或控沙、或濕法冶金的企業，在河岸兩邊見縫插針般密集開設。簡陋的用彩鋼搭建的臨時廠房，將同樣簡陋的各種口徑的水管延伸到幾米外的河道中。很多工廠甚至連個名字都沒有，記者只能使用在和專家採訪時得到的諷刺，通過嗅覺分辨工廠是物理選礦還是化學提取。

## 無照工廠匿深山

而在人跡罕至的深山中，站在山頭也能看到零星但卻規模不小的臨時廠棚。從礦渣以及廢水的顏色可以判斷出這些工廠的性質。在賀州玉石林國家4A級景區的後山，一處佔地達到數萬平米的廠房，更直接將橙汁一樣顏色的廢水直排進地表水中。雖然排出口前百多米處有一條人工土堤攔截，並在排出口附近形成一個上萬平米的污水蓄水池，但污水仍透過人工土堤對自然水系形成了滲透污染，水面上黃綠分明。

工廠附近清面村村民韋葉（音）稱，工廠排污水是一個天然水塘，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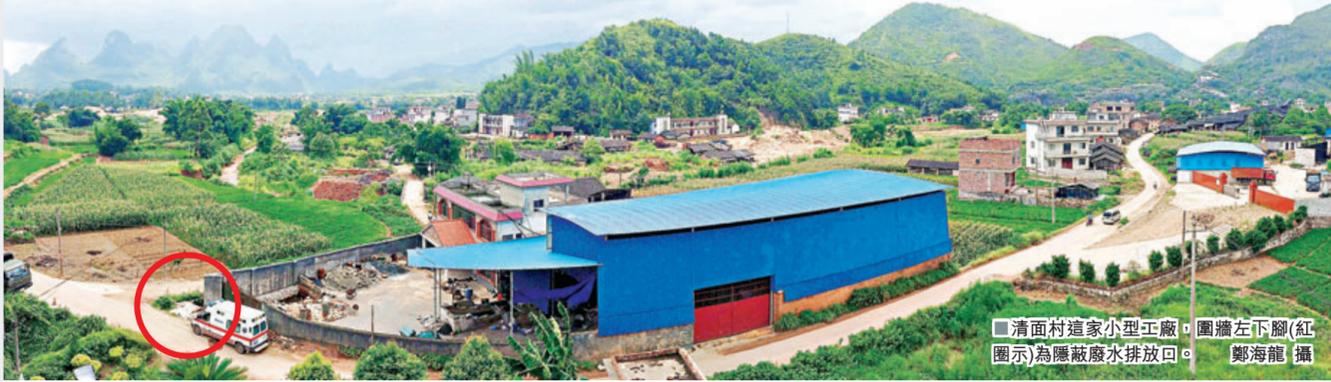


村民黃伯稱，如今不敢飲河水，只敢飲用山泉水。 鄭海龍攝



村民徐伯回憶，身後馬尾河從前盛產大魚，可直接飲用。 鄭海龍攝

如水庫。雖然歷經旱澇但水位穩定，一直以來成為村中灌溉以及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。但最近幾年，感覺水質不如以前，也不敢用來灌溉。「這些工廠基本都沒有執照，即便有也是掛羊頭賣狗肉。」



清面村這家小型工廠，圍牆左下腳（紅圈示）為隱蔽廢水排放口。 鄭海龍攝

# 選礦廠偷排放重金屬超萬倍

2013年6月28日，賀州迎來一連三日的強降雨。然而這場豪雨在給土地緩解乾渴的同時，也沖刷了污水源頭的匯威選礦廠，該廠建於山坡，不遠處有一個浩洞河注入的天然溶洞。這個在2008年2月通過環評的鐵礦選礦廠，今年初在廠主龔某主持下，新增了一條「濕法冶鋼」生產線。這與2012年初龍江江污染源頭生產方式相同的生產線，最終也導致了賀江遭遇污染的悲劇。

## 簡陋如工棚 礦渣隨處堆

在警方依然拉着警戒線的肇事工廠現場，大量環保人員以及警員在現場忙碌。說是工廠，卻簡陋得像個臨時工棚，沿山坡兩個用藍色彩鋼做頂的臨時工棚呈90度排列。一塊八仙桌大小的薄木板用鐵絲懸掛在工棚正面，迎着山坳的來風微微擺動。記者沿廠區走了一圈，最終未見任何環保設施，連礦渣等物也是直接堆放在廠區外沿的空地上，並無防滲遮蓋。廠區兩個工棚裡面各有一組設備，其中一組用於選礦的設備，已經結了一些蛛網，似乎已經很久沒有開動。另外一個工棚的設備則保持使用狀態，下面一塊木板上釘着22個小電閘，電閘開關旁寫着「反萃液」「硫酸」「風機」等字樣。工作人員稱，這就是此次賀江污染的源頭——匯威尚未投入正式生產的「濕法冶鋼」的生產線。

## 廠主被刑拘 法規欠力度

6月底，匯威在試生產提取金屬鋼時，不期而遇的豪雨，沖刷着工廠前沉積坑內的廢水和礦渣。在流經數百米的天然溝渠後，雨水將超標上萬倍的鎘、鉍等致毒物質通過地表水在山腳下的大溶洞前匯入浩洞河，旋即流入下游的馬尾河注入賀江，並逐步逼近西江……

7日晚間，賀州公安部門通過技偵方法鎖定匯威廠主龔某，並在次日將其刑拘。但有律師表示，內地現行法規對非法排污懲處力度不足，高額利潤相對於近乎為零的環保投入，是大批企業違規違法的動力源泉。該名律師表示，希望政府部門能夠針對環境污染以及惡意偷排等行為為立專法重罰，才有可能緩解現狀。

（註：「鋼」廣泛應用於製造薄膜晶體、液晶顯示器、等離子顯示器等。）



廣東封閉縣為居民運送潔淨食水。



環保人員查找隱密排污口。 鄭海龍攝

# 西江支流縱橫 非法礦企密佈

賀江污染事件發生之後，賀州市全面排查污染源，有關部門關停了沿馬尾河沿岸112家非法礦企。賀江污染應對專家組日前透露，賀江污染團前峰正以每天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下游推進，速度比之前預料有所提高。同時於6日起即已關閉的合面獅水庫，面臨巨大的庫容壓力。有關方面考慮在保證安全情況下，適度向下游水系排泄庫存水量。從9日

## 廣東母親河珠江高危

有參加此次調查的環保部專家私下裡對記者說，這次賀江污染事件，之所

以能夠在試生產的情況下造成如此大的影響，除了與工廠的生產工藝有關以外，還因為沿途水域的容量有限。這些有如神經末梢的西江支流源頭，往往成為非法採礦洗礦的企業的高度集中區。有的企業甚至直接藏身深山之中偷產偷排。西江，這條被視為廣東母親河珠江的幹流，似乎已經被「癌細胞」感染了神經末梢，爆發污染事件，僅僅是時間遲早的問題。

# 廣西研申請「西江生態補償」

因距上次龍江江污染一年半時間，且影響到下游廣東多個城市的飲水安全，賀江污染事件引爆坊間熱點。本月7日，在召開駐桂全國人大代表專題調研情況匯報會上，廣西自治區副主席陳章良表示，下一步爭取將廣西西江流域列入中央生態補償機制試點範圍。然而，事實上廣西並非第一個提出生態補償的供珠三角水源地。就目前發展狀況來看，生態補償似乎遙不可及。

陳章良說，2012年，西江幹流龍江河發生鎘污染突發事件後，廣西全區開展

以環境倒逼機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攻堅戰，清理整頓甚至關停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，這對廣西的財政收入造成重大影響。廣西將積極向國家反映匯報，希望考慮廣西為實施生態建設和保護珠江水源付出代價的實際情況。

## 東江申補償 逾6年未果

陳章良稱，生態補償機制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，既包括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補助，又包括區域間的橫向補償。未來，廣西將致力於強化政府生態補償的主導作用，按照「誰開發誰

保護、誰受益誰補償」的原則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。

對於供應他省的水源來說，保持水源的乾淨清潔是當地政府的義務，但面對自身發展的機遇和經濟渴求，確實難以取捨。早在2007年東江的發源地江西省即提出生態補償機制，以遏制日益惡化水源保護區。甚至有代表將生態補償機制在兩會中提案，但由於生態補償是一個系統而複雜的機制。雖歷時逾6年，江西至今沒有被正式納入中央生態補償機制，沒有縱向的補貼，連橫向的省與省之間的補助，也幾乎為零。